

~無助~

這次的團集會，是下午，所以鯖魚早上練完球，下午是可以一道來的，月亮喃喃自語地唸著，那我咧，獵豹跟著補上一句，想知道自己是否可以跟著這波活動。哦，當然可以，不過你要把功課先寫，大人異口同聲地喊出，竟也不約而同地共鳴在餘音裊繞的屋樑內。兩小鬼，永遠在比，比不完的成就感，比不完的征服感，比不完的安慰感。在比較下，似乎人心容易找到一種慰藉，當知道自己有好一滴點的時候，輕輕地嘴角總不經意揚起 V 字型的滿足，也充蓄了起伏斷延的動力生命。

行經烏來的山路，假日的人潮，隨著回暖的溫度，呈指數曲線般上揚車陣，縣延在山區。雖說這輛車也在車陣裡，還好，僅在山路的前緣不多久即拐入一處花園新城的迴車專道，自動放棄接軌的車龍，蜿蜒在烏來的山頭。

見到一群友人，久日未見，竟也消失在記憶的深處，那第一句話的哈啦，可就是學問了，「回來啦」「在 Florida 還好吧」「你有沒有碰到雪呀」「好久不見了」「好玩嗎」「長鬍子了唷」… 山毛櫸湊和來，一身山裝打扮的他，依然活力四射，一開口，「怎樣，感覺如何？」呵呵，這樣的問題，已經回答了幾次，所以很有耐性且有節奏回著：「很單純，但很 boring」對嘛，這就對了，村上春樹也是這樣說的。山毛櫸頗有同感地搭腔。那年，村上春樹去美訪學，有人問他，「怎麼，感覺如何？」哈哈，答案跟你一樣，山毛櫸的話，真好，終於找到主題了。終於悲哀的外國語，在村上的筆觸裡，成了最佳的代言。村上的筆，村上的思維，村上的那一段，那一段的日子，文化的不同，民族的不同，生活的不同，習性的不同，當然本土語言的不同調，阻絕了溝通，延遲的橋樑，漸漸地，慢慢地，生活沒有發酵的元素，那股咬勁，咀嚼而無味，不也 boring!

悲哀的外國語，不知為何是名取，是譯文嗎？是文內的銘感嗎？還沒有翻上一段內文，糊里
隨手裡，只是覺得村上的留痕為契文墊上了背，給了王老的一份題裁的引借。題裡，若管它叫
boring，是過度消極，也抹殺了公費訪學的一番苦心，單純，該也適合，但似乎沒有文題張力。
來回紙筆的刪了又寫，寫了又刪，該不會悲哀的外國語竟是在刪寫文題的內心激動，一種莫名的
無助所定義的題文，是這樣嗎！

~秋風/王旭正~

Shiuh-Jeng WANG